

许杰散文选集



许杰散文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乐秀楠

许杰散文选集

（增订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金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89,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2版

1989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27,501—29,500册

ISBN7-5321-0297-1/I·238 定价：6.00元

先读者的话

王 孙

为许杰先生的散文集写点感想的想法可说是由来已久了,这不仅是为了师生之谊,也不仅是出乎编辑对于作者的职责,而是缘于读者对于所熟悉的老作家作品的一种感受,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一些联想,但是自八十年代初期《许杰散文选集》初版问世以来,转眼已经七八个年头过去了,由于种种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这个想法还只是想法而已。这次在与许杰先生磋商《许杰散文选集》增订再版时,偶然地把这个想法向许杰先生说了,不料立即就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鼓励,并嘱咐“可以随便写来,不必拘泥于体裁”,因此,就写成了这篇似序而又非序的文章。

—

记得萧军同志在八十年代初期重返文坛时,曾经自嘲地说他是“出土文物”,这个包含着辛酸悲愤的比喻,可以说是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然而却又并非个别现象的反映,因而曾经引起过不少有共同命运者的共鸣,和不少曾经读

过他的作品的老读者的感叹。无独有偶，这次和许杰先生交谈时，许杰先生也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现在只有卖卖这些旧货了，还难得你来收它。”对此，我也只能解嘲地说道：“旧货并不等于次品，更不等于废品，有时倒比新货更有价值哩。”话虽是这么说了，但心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之感：这些现象不正是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我们，对老作家，尤其是那些遭遇到不幸的老作家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吗？其实，对这些在现代文学上作出过贡献的老作家的作品给予应有的介绍，这不仅是对老作家的关注，也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扎扎实实地繁荣扎根于我国现实土壤的创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培养文学创作的后继者提供可以承接的传统。我感到，在文学创作上只有横的借鉴而无纵的继承是不会产生优秀的作品的，这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史上都不乏先例。因此，就文学作品本身来说，不可能唯新唯洋为优；也正因为这点，“旧货”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今天，我们确有些不大重视“旧货”的偏向，难怪有位青年读者在看到许杰先生的名字时还以为他是一位文学创作上的“新秀”，其实许杰先生是本世纪的同龄人，是二十年代即开始文学创作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老作家，也是目前尚健在的为数不多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

许杰先生，字士仁，曾用过张子三、吴文嘉等笔名，浙江天台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早年依靠家庭借债才勉强读完了小学。十七岁时，步行到临海考入当时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后因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主张教学改革而被学校开除，幸赖进步教师的支助，转学绍兴第五师范，才读到毕业。在第五师范读书时，即与同学发起组织微光社，在

绍兴《越铎日报》上出版《微光》半月刊,开始发表小说和新诗,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许杰先生于绍兴第五师范毕业后,初任临海霞城小学教师,后转到上海任旅沪安徽公学教员,从此即一面教书,一面创作。1925年发表短篇小说《惨雾》,引起文坛注意,茅盾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赞扬它“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此后又连续发表了《大白纸》、《邻居》、《吉顺》、《改嫁》、《放田水》等反映农村现实的小说,被誉为“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并由此而奠定了文学创作上的地位。

1927年春天,许杰先生回浙江天台任县立文明小学校长,因提倡新学,得罪了当地的封建势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被诬为共产党而被反动当局拘捕,后经人保释,重返上海至由地下党领导的泉漳中学教书,并在新华艺术大学兼任文学概论课,开始编写文学概论讲义,后经郁达夫介绍,由现代书局于1928年初出版,书名《明日的文学》。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定会跟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文坛的明日的未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之一。

1928年初许杰先生又到了浙江宁海中学任教,与当时兼任宁海中学教师的柔石同事。5月该县亭旁乡发生农民暴动,其中有宁海中学师生参加。暴动失败后,宁海中学因受株连而被迫解散,许杰先生又潜回上海。这时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无法立足,于是又经人介绍至马来西亚吉隆坡,任华侨报纸《益群日报》总主笔,后又在该报创办《枯岛》周刊,传播五四新文

学精神,对推动南洋新文艺运动起了开拓作用,因而屡次被英帝国主义当局传讯、警告,不得已于1929年底辞职,重回上海执教,后又就任安徽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其间仍然坚持创作,曾出版小说集《子卿先生》等。

抗日战争八年期间,许杰先生除去开头两年在家乡浙江天台主持大公中学教务外,其余时间先后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暨南大学建阳分校任教,辗转于东南沿海地区。其间除去教书以外,还为《前线日报》代编《文艺评介》副刊,写了不少文艺短论和新书评论,对推动当时比较闭塞的东南沿海一带的新文学活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后来这些文章曾结集为《蚁垤集》出版。

抗战胜利以后,许杰先生先后在震旦大学、同济大学执教,并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其间出版的著作有小说集《别扭集》、《胜利以后》、《一个人的铸炼》和评论集《冬至集文》。

解放后许杰先生被聘为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并被选为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还担任较多的社会职务。1957年,因为积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被错划为右派,此后整整沉默了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错案改正后才重新执教执笔。改正后不仅带了研究生,还出版了《鲁迅小说讲话》、《〈野草〉诠释》等著作,更难能可贵的是,并于198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从这个简历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许杰先生是一位一直追求真理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有着坚实的“文学为人生”的信仰的现实主义作家。几十年来,他以在文学园地里的辛勤劳动,对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应作的贡献。

二

许杰先生既是一位文学教育家，也是一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就其文学创作来说，虽然是以小说为主，但他的散文不仅在时间上可以说是贯串着他的创作全部过程，而且同样有着较大的影响和独特的风格，因而也同样应该受到重视。经过增订的这本《许杰散文选集》，虽不能说已经全部囊括了许杰先生的散文，但是重要的、应该收的散文可以说是都收集了的。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最早的写于1924年，最晚的写于1988年；从体裁上来说，既有抒情的或叙事的散文，也有随笔、小品、杂感、回忆录，还有一部分序跋和文学评论；至于题材，则更是多种多样：既有个人抒情，也有针砭时弊，更有褒贬人物，评论文风，上涉国家大事，下及小民生计，虽不能说是包罗万象，但从中确实看出现实历史的某些侧面，和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和情感爱憎。

许杰先生在本书的初版《自序》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平时作文，特别是这一类短小的即兴的抒情的文字——说得好听一些是散文（其实也包括杂文），总是主张“不隔”，把自己的真实的体会和感受，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自己的灵魂和生命灌注进去的。我在散文中，反对虚假，也反对做作。法国作家法朗士，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我赞同这个意思。

正因为作者坚定不移贯彻着“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自己的

灵魂和生命灌注进去的”主张,因而使得他的散文具有着社会历史的清晰的轮廓,散发着一一定的时代气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老一辈正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

二十年代初期,是我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引进了形形色色的思潮,当时正在勃兴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曾经一度使得许杰先生辞去教职,蛰居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闭门写作,写出了像《平湖秋月的红菱》、《萤光中的灵隐》等颇有浪漫主义情调的散文,并且幻想着“只要每月能写一两万字,以两元钱千字的代价出售,生活就不会发生问题”,就可以长此以往地悠闲自在地写作了,可是严酷的现实不久就打破了他的梦幻,“因为那时有稿费的杂志,根本并不多,而别人的杂志也不能每期都用你的东西。我等不到稿费的寄来,而生活的开支,却不能不每天在支付,无可奈何,我就打消了自己的计划,立刻离开了西湖。”(《我的写作生活》)这不仅是他个人创作梦幻的破灭,也是当时一代青年初次尝到生活苦涩的反映。

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紧接着又发生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些残酷的现实既震惊了作者,也教育了作者。因为他不仅亲眼看见了“五卅”惨案发生地——南京路上同胞的血迹,还听见了同胞们同仇敌忾的议论,于是写下了满怀目击者的悲愤的散文《深夜的血》和《南京路上》,抒发了对帝国主义者的憎恨。至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更使作者亲身体会到了失去自由的铁窗风味,最后不得不辗转他乡,终于流亡南洋,这又是当时具有革命意识的年轻人所常有的选择。

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人,即使在异国他乡也仍然会有所

作为。许杰先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主持华侨报纸《益群日报》笔政期间,不仅为了副刊《枯岛》,撰写了很多为华侨争取权益的政论,还团结了一大批华侨文学青年,从事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文艺活动。他在归国后不久写成的著名散文《两个青年》与《枉生女士》,就是这段时期南洋华侨反对帝国主义奴役与压迫的侧影。在《枉生女士》中,作者对这位不惜捐躯去行刺华民政务司(帝国主义管理华侨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南洋革命先烈、自称为枉生的女士,既表示了深情的敬意,同时也坦率地表示了惋惜:“譬如你,炸死了一个华民,但第二个华民,还是一样的出来,而且会压迫得更加厉害;如果不把整个的被压迫阶级唤醒,如果不把整个制度推翻,光是刺死了个把帝国主义的爪牙,又有什么用处呢?枉生女士,便是因为这样,我倒反觉得你的生并不是枉生,而你的死,却是枉死了。”如果联系到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尚有一定的市场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段话可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是对幻想以暗杀手段达到革命目的的人们的批判。

抗日战争期间,理应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时期,可是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执政下,民众流血流汗,备受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那些达官贵人却乘机横征暴敛,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还要群众为他们粉饰太平。面对这些黑暗腐败的现实,正直的人们是不能沉默的,作者理所当然地高举愤怒的笔,写下了冷嘲热讽的杂感《群众的表情》、《邱吉尔关心麻雀牌》、《黑市与光明》等等,揭露反动当局的种种丑行。在《黑市与光明》中,作者写道:

在报纸的角落里，我看见这样的一则新闻：“桂林火柴经常缺货，市民在黑暗中摸索惯了，倒也不再大惊小怪，上月杪随专卖司长朱偁莅桂视察，大批火柴竟也应时出现，全市居民除了每户摊得三小盒外，又于报上大登广告：‘四元一盒，欢迎购买。’市民无不笑逐颜开，赞叹不已。惟自朱司长离桂后，火柴也跟着失踪。有人作咏火柴诗曰：‘火柴已随司长去，此地空余黑暗城；司长一去不复返，市民灶内冷清清。’”

这则新闻够有趣，也很幽默。希腊神话里，有取火者的故事，莫非我们这位专卖司司长朱偁先生的前身，是希腊神话里的取火者普罗密修士；他一到了人间，就把天上的火柴，也带到了人间，使桂林这个黑市，变成光明的城市了吗？

这里，作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一些曲笔，但文意却是不曲的，作者的是非爱憎还是与广大读者一点也“不隔”地显示着的。

八年的艰辛抗战，使千百万人蒙受着苦难和屈辱，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作者也不例外地忍受着国难带来的一切，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贫困到甚至连自己的儿子生了急性脑膜炎都无钱去医治，最后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才十二岁的儿子痛苦地死去。这种悲痛愤懑在《一个人的独白》中有着催人泪下的表白，读后使人久久无法平静。作者的悲痛苦难不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悲痛和苦难的缩影吗？

好容易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渴望的是和平建设，复兴家国，可反动当局却热衷于消灭异己，重开内战，以达到

进一步巩固反动独裁的政治目的。这就一下子又把人民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的边缘，其结果当然是激起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作者这时不只投身于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行列，而且还振臂高呼，要求民主。在《“政府无能，人民无权”》一文中，作者义正词严地说道：“我们希望一切当政的人们听着，这是政府人员自己说出来的话：‘政府无能，人民无权’，我们更希望一切当政的人们，自己应该有一个觉悟，既然自己承认无能了，就应该赶快趁这人民起来争民主的时候，把一切的权能都交还给人民。”这种呼喊，正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心声，体现着他们的愿望。

人民的意志不可违背，时代的潮流不能阻挡。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49年，终于推翻了独裁统治中国多年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共和国。年已半百的作者这时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时代，满怀激情地投入各项政治活动，歌颂党所领导下的新人新事新生活。《枕木和土地》、《我们在白楼乡的一天》，就是这种心情的具体表现。在《枕木和土地》中，作者把工人阶级比喻为“民族的枕木”，革命的列车有了这些“枕木”必将顺利地驶向既定的目的地。在《我们在白楼乡的一天》中，作者洋溢着不可抑制的热情描绘着北方老根据地人民翻身的喜悦，歌颂着解放后的农村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人仿佛感到作者的心正和广大农民的心一起在欣喜兴奋地跳动着。

正当作者竭尽全力地想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业的时候，反右的风暴突然袭来，使他立即就沉默了，但对党的信念，对人民的感情并没有动摇和变化。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不仅复苏了神州大地，也使年届八十高龄的作者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作者在本书初版的《自序》

中所说的这一段话：“春天真的到来了，我将怎样奋发精神，做出一点什么微末的成绩，才能不辜负这大好春光的到来呢？”正是作者当时力图报国心情的自白，于是作者重新执起教鞭，拿起了笔，既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回忆往事的散文《衣裳的故事》，也写了游记文章《哈尔滨归来》、《圆通山看樱花》，还写了不少怀旧和悼念的文章，如《死硬精神分外香——为丁玲同志八十整寿而作》、《怀念、回忆与崇仰——为纪念王任叔诞生八十五周年而作》，此外，还写了一些旧体诗词《代王映霞作〈贺新郎〉》、《赠郭灵芬〈水龙吟〉》、《步钱君甸原韵七绝一首》、《悼罗玉君教授》等等，真可以说是文思泉涌，激情迸发，在用全身心讴歌这来之不易的春天，使人感到这位八十老翁的赤子之心确实在和新时期的脉搏在一起跳动，竭尽全力地在为四化贡献力量。

总之，这部增订后的《许杰散文选集》，确确实实是作者“精神面貌的自叙传”，也是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也可以看作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历尽坎坷而仍然真诚不渝地追求真理的一部简略的实录。

三

散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司马迁的《史记》、魏晋的山水游记，直到明清的性灵小品，可以说是种类繁多，风格纷呈；五四期间，由于这种体裁的自由灵活，更受到了当时迫切需要大声疾呼，直抒胸臆的受到几千年封建意识压抑的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嗣后就出现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散文家，如冰心、叶绍钧、朱自清、庐隐、俞平

伯、梁遇春、沈从文、丰子恺、王鲁彦等等，其中也包括许杰先生。这些文学前辈们的作品同样也是成就突出、风格各异的，但不管他们的题材擅长、笔调文风有多大的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是真诚。这是作家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散文这种体裁对作家的特殊要求。因为在戏剧、影视作品、小说中，作家的思想观点、感情倾向往往主要通过作品的人物而表现出来，因而是间接的、隐蔽的，而在散文中则必须直白地表露出来，否则将流于虚假或失之晦涩，而虚假与晦涩，则是文学作品的大患。许杰先生是深知此点的，所以他在本书的初版《自序》中曾经写道：“我认为，作家要是写作小说或者戏剧，虽然也同样反映了自己，表现了自己，虽然也可以解释为作者的自我流露，或是作者的自叙传，但那是曲折的、转折的，而不是直接的。要说作者的自我主观精神在作品中真实的流露，反映了作者的真情实感，使得一切的作品，都成为作者的自叙传的话，那末，抒情文、小品文，实在是首先的，而且是最真切的担当起这个任务的。”许杰先生不仅在理论上这么认为，而在创作实践中也是这么认真实行的，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许杰先生的散文几乎没有华丽的词藻，也谈不上有什么高超的技巧，只是以诚恳的态度，质朴的语言，以带有自己个性特征的方式，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如实地表达出来，但读来却有相当大的感人力量。

例如在《秋夜怀以仁》中，作者写他在好友王以仁失踪好久后去到王家探望的情景：

“啊！以仁，这一幕景象使我永久不会忘记。你母亲睡在床上已经几日没有吃饭，眼睛已哭得肿起来；原因是

你弟弟不懂事的和她强嘴，使她瞻前顾后的想起来，心里悲伤。我本来想把你的消息告诉她老人家的，但是我梗住了。你母亲告诉我你父亲七年没有回家，生计的艰难，房族的压迫，以及你弟弟的强硬，她老人家觉得十分绝望。她希望你与你父亲早日回家，她可以把家计交给你们。她是何等的念你归来哟！

“我跑到你楼上，你弟弟也饿两三日了，躺在床上哭。我没有法子，悄悄的把你失恋而至失踪的消息告诉了你的大妹。你大妹是很懂事的了，她允许我等机会告诉你的母亲。那天你母亲哭，你弟弟又哭，而你的大妹又哭。你大妹告诉我说她自己非常心痛，有吐血症，但只有自己肚子里明白，不敢告诉母亲，使她担忧……”

这里完全是平铺直叙，但却如用白描技法画出了一幅破落家庭丧子图的悲惨画面，使人不堪卒读，眼眶中充盈着同情的泪水。

又如在《一个人的独白》中，作者以独白的方式，来悼念因无钱为之治病而致夭折的儿子，看上去也是平淡的自叙，但却蕴含着震撼人心的感情力量：“但我因为教书多年，我那一股教书人的脾气与良心，却养成我对事不肯敷衍，对真理与认识不肯掩饰的态度。我之对于你，也总有这种偏见，希望你能照着理想做人。我忘记了你还是一个小孩子，我不许你顽皮，不许你多说话。可是结果，却把你养成了沉默和忍受的脾气，你是无论遭遇到怎样的苦痛与抑郁，总是不声不响的。就说你这一次的病吧，你这病的来势，当然是很严重的。但你却也忍着不响。你只说头有点昏，也不想吃饭，另外你便没有说

什么。你晓得，你要是另外说出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或是要这要那的时候，我便会认为你在撒娇，会把你骂一顿的。因此，你就忍住不说了。但是，却又有谁知道，你的病竟是这么厉害，等到一昏厥的时候，你就再没有表白自己的机会，你的最大的忍耐，却反而害了你的生命了呢？如今想想，我的对于你的期望过切，管教太严，却反而成了我的最大的悲剧的要素了。”这是何等沉痛的自责，又是何等深情的悼念！这里并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技巧，也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强烈的词句，但是却使人感受到了巨大的感情震荡，而其中又带着作者特有的个性特征：耿直、真诚、坦率，真正体现了“文如其人”的独特风格。

当然，许杰先生的散文在表现手法上也并不都是平铺直叙的，有时也采用了一些托物言志的，甚至象征的手法。

在《炎夏小记》中，作者把“头戴红缨帽，身穿绿绸袍”的红头苍蝇比喻作态度悠然、自命清高的名士，并说“我买了一个苍蝇拍，我前前后后的寻这种苍蝇打。”“有时苍蝇们也会开我的玩笑，它当我没有拿着苍蝇拍子的时候，站到我的手上来拈它的胡子；更在有些时候，它会突然的飞来，停在我的苍蝇拍上……当它觉得自己在被袭击的时候，它便摇身一变，飞到了你的阵线里面，使你无可如何它；这是何等高明的战术啊！”又把叫哥哥比作整天歌咏田园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诗人，可是这个清高诗人却把它的同伴吃掉了，但它“还在得意的唱着歌。它那吃得饱饱的大肚皮，画着石斑鱼一般的花纹，好像仍旧在表示它的无关心，表示着它的满腹文章似的。”还把“神气十足的站在它的网的中央……安闲的在等待那些为了生活，为了一点光明而在到处奔波着的小虫们的落网”的蜘蛛比作

到处设阱害人的掌权者；在《旅途小记》中，更把老鼠比作残害人民的特务：“这些家伙，专门在黑暗中成群结队，鬼鬼祟祟的生活着；他咬碎了蜡烛，打翻了灯台，他反对光明；他撕破了书本，咬伤了文字，他反对文化；他自私，他贪小利，一下子躲入自己的洞里，以为人们同他一样的渺小……”就在这些嬉笑怒骂之中，作者的凛然正气和质朴风格还是显然可见的。

在《旅途小记》中，作者还把象征的抒情与哲理的思辨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很耐人寻味。文章记叙的是作者一次荒山僻野的旅役：“我任着两只脚在山路上踏着，让躺在我脚下的地面，跟着路旁的荒草与山溪，以及对面的山丘，一步步从我的脚下，慢慢的顺序的，往后面移去。我觉得，我的每一步跨过去，每一脚踏下去，都是实在的。……我在一处山邱的顶上，举目四顾，四周看不到一个可以亲近的生物，一张熟悉的面孔，忽然想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句……我并没有‘怆然而涕下’。说句实在的话，我还是觉得我的真实的存在，而且想到自己怎样从过去的一段山路踏了过来，以致于走上这目前此刻的境地，心中展开这一苍荒独特的境界，倒反以此引起了一些自傲。”这里写的既是旅途的实在景况，也是人生道路的象征。在这些双关的语言中虽然也流露着一些前途茫茫的怅惘之情，但更多的却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孤傲清高的精神，以及对人生真谛的不倦的探索态度，表现了一位严肃作家不逢迎阿世的人格。

此外，在其他的散文作品中所流露的也是这种气质和文风。

正直、严谨的人格，平淡、自然的风格，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诗人们常说的“风格即人格”，在许杰先生的作品中